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方域門

營造

上真宗乞罷營玉清昭應宫　王　曽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

蓋表愚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

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祕籙祚洪圖於萬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啓列真之秘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以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錘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槩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

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茍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患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梗楠切聞天下出産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

封崇頗煩經費今兹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輦築之下工徒子來然皆内帑貲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難雖極豐盈猶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之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或鼠竊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財成不失

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工無伐大木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僦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痒雷雹迅風拔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効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戒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掘之功廣務雕鎪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還思回

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勞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宫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崇樸素無取瑰奇唯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俾四海之内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宫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謂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

光於千古矣柰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宗影殿東岳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産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内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宫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埸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安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坻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饑

歎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策是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靜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盡良為此也唯臣出自幽隱遭遇文明特受聖

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輙率庸妄輕冐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寛其𭥍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監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增建靈宮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奸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徼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乞罷寳相禪院刱建殿宇

韓琦

臣竊聞右街寳相禪院見今移拆法堂刱盖大悲殿宇特命中官監領其事所役兵匠數千百人假以舟車資其輦運凡百用度悉從官給規模之盛功作甚崇臣計其興建之因恐非陛下之意也臣伏覩近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大殿長廊俱為煨燼其寺舊安祖殿徧都市衆人之慮再有修葺而陛下亟降㫖命悉令停寢任

其緣化使自營造斯所以重天戒而愛民力也稽諸載籍事實難行戴履之倫孰不欣幸何乃遽傷治體有損邦用起無名之役為不急之務者所謂恐非陛下之意斯可明矣又向者陛下崇務本之仁念維城之重即昭應之遺址建睦親之大第諸邸之聚三千餘間常度不充侵用南郊材植又且萬計復令出產州郡供補其闕物役之大從可知矣今者業已成功焯為熙事何則厚宗枝而隆孝治豈無益之所為乎當時言事者猶比上

封章願寢斯議蓋亦重改作而節浮費也臣以謂此役
既終即凡土木不急之事一切宜停以緩財力夫崇采
椽三等之制者唐堯之仁化也惜露臺百金之産者漢
文之儉德也煥在方牘所宜規範伏望陛下俯從愚説
遠紹前徽悟色相之非求本慈仁之足尚躋升壽域永
底太平斯乃奉順祖宗愛養元元之本也其寶相院翊
盖殿宇等臣欲乞詔下有司令悉停罷俾其營求施利
得自修崇盖此殿若成則法堂未立加之廊宇制度悉

求相稱必於間隙漸次申陳事既垂成理須從許如此則功費之廣倍於初矣利其成而規賞典者其徒亦繁矣且罷興國而營寶相則是休彼役而勞此功廢置雖殊耗蠹豈異臣又慮違陛下重天戒愛民力之本意故昧死陳述冀禆萬一景祐三年七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仁宗乞罷修萬春閣　孫沔

臣竊聞内中建起萬春閣破用至多役工不少方當仲春萬物發生昆虫起蟄按大禮月令故非興土木之時

也况陜西宿兵三十萬經冬已來抱戈被甲衝風冒雪受艱苦而爭性命數矣涉歲無一次特支以慰其懃瘁之節盡國家財賦闕乏之未能豐富於士卒今礲石鏤木塗金朱帖翠非錢十萬不能成一閣而為優閑不急之務此諒非陛下之意必恐諂邪輩於僥倖立木上梁則獲賞賜畢工落成又遷官秩始謀之人得其利而使聖明受不恤四方之謗此義士所不忍聞也臣請罷營此閣且葺其舊制則可弭庶議而省虛費伏望陛下崇勤儉

之風戒宴遊之樂節嗜慾之情養元和之氣保攝天機果斷政事則天下幸甚慶歷元年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乞罷修開寶寺塔　蔡襄

臣數日聞迎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必以為無有此事屢以愚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間傳言皆謂陛下欲重修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為憂必以蒼生為意豈有枉費施於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恠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光引為

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不能護惜天火所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朽之物灰燼之餘或有光恠多亦妖僧之所為也或以此塔太宗皇帝所造理須修復臣謂昭應宫上清宫皆先朝所置天火一空已不復修孰有非議若以禁中共出資財不費於官不擾於民臣謂一塔之費百萬緡一錢之資皆生民膏血當此多事匱乏之時豈可虛費若施於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而寛民力此豈獨無福利哉况天火所焚大為警戒

陛下當修人事以報之今大興工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惟陛下聖哲聰明必無此議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寶寺塔如有乞修復者伏望陛下特加深罪以絶欺妄慶歷四年六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罷修寶相寺　何郯

臣伏聞朝廷近有指揮以寶相寺昨遭焚蕩許令寺僧緣化修葺蓋朝廷重糜府庫之財又不欲遂廢其寺故有此處分以臣愚心思之其間尚有利害不可不具論

列訪聞寺僧主事者素來豪猾頗善結託今既開端許其緣化彼將假朝廷之命以脅誘民庶多求財貨則京師騷然侵蠹蓋其意不唯以修寺為事將圖財用為奉身恣縱之資或民力不足則將因緣權倖復求朝廷出府庫之財以畢其事此必然之理也假使民力可辦於國家雖無所費亦不可許何者方今公私財力大屈凡起一事興一役未嘗不取於民外方之民已困數斂唯京師之民幸而未加横賦緩急有事亦將不免固不可

使之輕費家貲以奉土木不急之務朝廷頃年修寺舍佛閣已費累巨萬一旦遂為煨燼况外議傳云寺僧常以婦人置於佛閣昨火發之際焚死者數人若傳者果信是朝廷廣費財以崇奉佛事適足為羣僧淫戲之所近日主首坐遺火罪止於奪師名紫衣寛假已甚不可更啟其姦弊重耗民財臣按春秋或書災或書火其名雖殊然於變異之兆其實同歸定哀之間兩觀桓僖宫災漢儒皆謂天燔其所不當立今寺舍之災豈非以彰

靡之過不當立而立天命燔之亦如兩觀等災以示勸戒若又重議修之非所以畏上天之譴告伏望陛下追覽前事之監深究異祥之來無興功以荅天戒其寺舍佛閣欲乞一切罷修用示聖懷抑畏之美臣以朴愚誤蒙擢進茍有聞見不敢不陳惟聖明不以狂妄廢其言則死生幸甚皇祐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土木之功勞費　歐陽修

臣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勑差臣

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等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綱紀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唯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興作無一日暫息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盖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必未損動近年已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

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工料蓋緣廣張得工料即多圖酬獎恩澤切以崇奉祖宗禮貴清静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准勑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修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

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工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宗事神示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

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别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為無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居蓋為將良材美木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致乏材伏望陛下追思累次大

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而灾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

至和二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英宗乞罷修感慈塔　司馬光

臣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拆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
京西河北河東陜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
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
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嗸嗸大率無食
弃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接餱糧縣官倉廩素
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國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
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
此佛塔以費國用臣竊以為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

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患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曽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果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

切寢罷候年穀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為盛美之一事也治平元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論修內司乞添文臣一員

呂誨

臣伏以先帝臨御四十餘年未嘗崇宮室侈服玩事宴游儉德之著天下共知臣竊見修內一司居常取索無度蓋三司逐急應付物色亦無由會計以此因緣為弊

耗蠹滋深以事驗之後苑曽修龍舡一隻費用不知紀極經今四年有餘尚未畢工先帝果為宴遊之備豈容數歲造一舡不成事何其久非但費用浩恐成一時奢侈之事貽譏後世有累先朝之全德誠可惜也臣欲乞朝廷差官點檢龍舡修葺經今幾年會計所費錢物有無欺弊所有修内司自來係中官二人管幹伏乞减省一員以武官代之仍添文官一員委自三司保舉所貴拘轄官物不致枉有費用實為利便治平二年上時同知諫院兼侍御史

知雜事

上英宗論禁中修造　司馬光

臣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内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薫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葢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略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毁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

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

賞之則營造之端猝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切

惟陛下新臨天下恩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

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具

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富厚有產業之人每

遇押竹木綱散失賠塡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

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羨餘屢下赦恩

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修造倍多諸場材木漸成減

耗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為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庫疎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功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謹其所習今聞所修

三位規模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應大内裏外舍屋即日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修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為宏麗且令那减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减年磨勘及轉官酬賞以塞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

治平二年五月

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罷中懲造寺　張舜民

臣備員宰屬無補歲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祖宗日遠淺聞狹見且以嘉祐治平及熙寧之初年揆之當嘉祐治平與熙寧之初在京寺觀幾何僧籍幾何今相距未三十年間創造修飾寺觀外來土居之僧徒無慮數倍之多也不唯其多愈見其侈彼百間不足居也我則以千楹彼丹雘不足觀也我則以金碧前恥不若後求勝

之為朝廷則曰我一以官錢營造未嘗取民也為僧徒則曰我唯是化緣修建不敢仰於官也究而言之則財力是何從出哉皆百姓之膏血也漢文帝以露臺為中人十家之産罷而不為孫樵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終歲不能養一僧徒今一寺觀之興造又何止中人十家之産一僧徒之奉養又何止十農婦之耕織以古望今良可歎也尤不可忍者是以軍營地修造寺觀也祖宗開基有此都邑當其經始可謂勤勞罷方鎮之兵

而聚之京畿其慮深矣漕輓金粟休養區處靜則雄中
動則制外不畏一朝之警急熙寧併廢鞠為茂草有識
視之猶或歎息今又委為寺觀其勢未已太平日久兵
愈消地愈空寺觀愈多苟有一朝之急則將驅僧道以
禦之乎累朝勑令創造寺觀者徒二年造殿閣神祠者
杖一百若殿閣有損壞而欲移修者申所屬驗實乃聽
即不得以修造寺觀為名求化錢物此朝廷之法禁也
非不明白外方州縣以時申明無敢慢易唯京師此法

不行京師法令之所出乃猶不行前之日官造一寺觀後之日私起一殿閣疇敢誰何不知此俗何時而替也今所謂中懋者既為西塔又為東塔東塔未起又請造寺朝廷為之嚮應不知造寺何時而已乎又安知今請之寺成而更不欲造寺修塔乎在國則以為蠹在巳則以為功於其起塔聚徒之處居處十數年之間返謂我為客寄棲泊簷廡之下備極恓惶此尤見罔上誕謾之甚也其居其處其飲其食享御凡百指呼王公大人有

及之者乎不唯不及有似之者乎是欲窮極饕奪無有休已朝廷既許以空閑官地且京城之中何處有空閑之官地以待修寺者非居民則官府非官府則軍營民居官府既不可遷彼將不滿而再請則唯有空閑軍營可以從事矣此役一興上之宫邸衣冠之家下之閭閻商販小民又將征求割剝三五年間不得休已比年已來豐歉不常自冬徂夏雨淫為災京之東南千里渺瀰不止夏秋不成而復田廬漂没今已八月麥未施種闔

中又以旱訴至于來歲尚未可知都市飲食儉薄小民失職衢巷之中稍有菜色遷流之民日有過者二聖焦勞軫惻分遣使臣賑恤之方未知攸濟豈可因之飢饉重以此徒蠹賊良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能賑濟唯在聖慈伏乞特賜指揮將八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令中慜止居相國寺東塔或不自安即勒歸受業院舍仍乞申明勅令自此止絶修寺造塔之役不唯少阜於民財亦可仰消於天變

貼黄成都歲作萬僧會近因臣寮上言已有指揮止絶然在京一歲之間如萬僧會略有數十未聞朝廷略行呵止中懲作三春會日供萬人計其為費何止成都之百倍是國家之政令行於遠而不行於近伏乞朝廷申明禁約皆足增光聖政振起風俗元祐元年八月上　時為右司員外郎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一

上太宗諫北征　李昉等

臣等竊以北狄驕悍自古為寇乘時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種落來擾疆埸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

戎衣以攘民患凡茲醜類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匪人慕化之心倒垂斯切今若擁百萬横行之衆弔一方徯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偶荐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況今疆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廵塞下震耀威容固是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申戒羽衛旋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勑邊郡廣積軍儲講

習武經繕修攻具倶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全朞歲之間用師未晚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契丹寇雄州己酉詔巡北邊癸丑關南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戊午駐蹕於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去上遂欲進攻幽州十二月戊寅命曹翰劉遇為部管趙延溥白欽祚為都監復命宰相問昉及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同上此奏上深納其說下詔南歸昉時為翰林學士

上太宗論幽燕未下當先固根本

張齊賢

臣竊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

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盖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頻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

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寇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

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内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多以纎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於生民疾苦見

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恵此以德懐遠以恵利民則幽燕竊地之寇沙漠偷生之類擒之與屈膝在術内爾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上時為左拾遺直史館

上太宗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衆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

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敵擾邊陲親迂鑾輅今兹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玁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内所以兵不得分屯農人不得收斂勞費數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謹始戎族未亂無煩强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薦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

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恱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衆怨竄掠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寃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捨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

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惡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能審利害則為聦明以天下之

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知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太平興國十年五月上時以左拾遺知相州

上太宗諫親征　　李至

臣伏以幽州早陷胡塵久隔皇化方屬混同之運獨為叛涣之方國家士馬精强戈甲犀利府庫羨饒敖粟紅腐以陛下文武雄略聖謨天討雖太山壓卵烈火燎毛未足以方其易也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理必務萬全且幽陵之邦敵之右臂王師既擊彼必拒張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費廣必須大備糇粮假令一日尅平必作十旬准擬未知邊庾可充此乎又賊城之

傍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碎未知飛砲之用將安得乎儻有闕如臣願陛下且務繕修更資訓練蓄威以養鋭觀釁以伐謀縱涉歲年未為稽晚所冀長鯨之戮斷在不疑封豕之誅義無再舉必也聖心獨斷睿筭已成則京師天下之根本願陛下不離京闕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間暇慰億兆之衆多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輿揚聲白將以張兵勢壯軍威策之中也至於遠提師旅親幸邊陲北則戎

援可虞南則中原可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才亦耻在二賢之後也雍熙三年正月上時為參知政事

上太宗請班師　趙普

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勑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剋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為心聖略神功

舉無遺筭至于平取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竒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蒼生將致於雍熙唯彼蕃戎豈吾敵對葢遷徙烏舉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威德御之此際官家何銷掛意必是有人扶同謟佞誑惑聦明因興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議非論曲直且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頻有千金之費以此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

之由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
青明如日月常為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
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長書及唐明皇時宰相姚
元之直奏十事可以坐鎮患害立致昇平唯慮至尊未
能留意醫時救弊无出於斯又聞前事為後事之師古
人為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无
異輒思抄錄專具奏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伏念臣謬
以庸材叨居顯位幸偶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

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畀寮而登極品只是遭逢恩私何啻於豚魚報荷不知於犬馬粗懷性識常積兢皇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唯有傲誠書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州之土地半失耕桑則何異為鼷鼠而發機持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全未見於便宜可重興於詳酌臣又聞聖

入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貴變通情无拘執故前書所謂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若或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為七月之慮內地先困邊廷早涼北狄則弓硬馬肥漸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或誤指蹤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愆輒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臣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

虔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為一縱之謀别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户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既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无為之功最大如期弔伐是為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獻佞事失防徽大凡小人難保始終但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寧憂敗事得之則姦邪為利失之則社稷懷

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為謀者必无成筭俱是狂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揔應彰露臣緣不知頭主无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偽悛心忠良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縁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圖報投荒弃市甘當此日之誅竊禄

偷安不造來生之業唯祈明聖特賜察量更有細微列具劄子條奏冒犯旒冕臣无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傍惶激切屏營之至

手劄子

一臣以濫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界承前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餘里或是无丁

有稅須至雇人般糧每㪷雇召之貧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无多所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户出此十萬貫之見緡所以典桑賣牛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加善誘偶赴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二十餘日近知内有人户裹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軍粮未有送納去處縁无口食再取盤纏既莫辨其真虛又難行於考覆訪聞街坊

竊議前後訖得多般稱彼契丹圍刦軍都兼被刼
刦糧草及令尋勘皆刦隱藏蓋緣臣无以知軍前
事宜只聽得外面消息況九重嚴密事應不泄於
朝廷柰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
艱難伏望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
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定
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忽然生
事未見理長必因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訖契丹

時逢暗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旨殊不知
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征
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
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
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憲臺無有識
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諫天文歷筭須
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由各負踈遺之罪若無
懲誡何戒後來

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便思僥倖難詢利害各避嫌疑而況毁謷生心貪求恣意朕同誑妄率以為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為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多非當實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用軍不同閑事必料曾使沿邊相度往彼參詳不知能有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

並見直虛乞誅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銷媢姧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為激勸

一唯有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鬭志一則彼有讐心而況契丹懷桀驁之情恃胡馬之力秉茲怨捨即慮追奔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筭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施禦捍前歌後舞小作程塗凡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尋遠城池便可使戰士觧鞍且作防邊之旅耕夫歸

舍重為樂業之人是多難興王已垂芳於往昔從
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施行天下幸甚
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常思發跡之由實有殊常
之幸其於際會近代無倫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
安之時臣蒙召入卧内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
陛下喚至床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温存撫諭不
異家人唯懷竭節輸忠以至變家為國慙虧德望
有以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

日將入中書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唯
此世應係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
以凡關啟沃罔避危亡蓋緣每思陛下本是天人
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禀仁慈潛聞内裏看
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刼之因
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目民愁未定戰
勢方摇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
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姦人情不容於首惡興言及

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覺詞繁冒犯宸嚴不勝戰越雍熙三年五月上時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詔荅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邊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狄人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柰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鬬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後輕重往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燕民陷於胡羯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醜類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也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

上太宗荅詔論邊事

田錫

臣伏覩今月十一日御札宣示内外文武臣寮以北鄙多虞戎人為患延佇良策降諭德音詢禦侮之嘉謀問安邊之遠略俾悉陳於異見將擇用其所言臣之顓愚豈足上副宸旨臣之狂直敢不罄盡鄙懷儻敫納可裨於事宜則明聖不罪於狂瞽臣每讀史傳詳觀古來戎狄騷邊乃是常事朝廷設備自有常規舉其大略而言之不過訓練師徒選擇將帥廣蓄儲備多置屯田嚴其

池城明於斥候謹於烽火利其甲兵行間諜以離狄心禁侵擾以怠敵意待彼羸弱因勢取之候其賔服以德綏之此皆方冊備陳采擇可用也捨此則未見禦戎之術用此在臨事之宜兵機則不可定謀邊議則須依古制今具條奏惟陛下擇而行之

一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畧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

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請令宰臣已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又令宿舊武臣素有問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又趙充國既為將宣帝遣問曰將軍度羌虜如何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以是言之昔充

國為老將尚謂百聞不如一見况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㫖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令舉良將及令素有問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

士卒出私養錢募賔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去吝嗇有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近侯伯亦有聽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心腹每出入陣敵得以聽直隨身翼衛主帥後來不敢養置昨來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已腹心從人護助捍禦以致為狄之所獲今雖時異

事殊然廢置利害亦繫詢訪行之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為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

為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静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

一令之禦戎更在恱取軍情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營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令各存活勿使寒飢

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充洒掃裁縫之隷其次揀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方令充節貟所貴已下亦各甘心兼易為驅使若曾有功勞未得優賞者即乞别作名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耗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若是破敵必

副陛下平戎之心也

一今之禦戎亦宜别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堡壘或復一障亭與某官與若干賞賞不踰時必誠必信條例不煩令軍中曉會此必有果敢智謀之士副陛下之立賞也

一今之禦戎又宜以重賞召募敢死之士仍以古來選士之科以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應得選士之條目令舉其六七更可詳酌增損且據兵書言之

取曾習韜鈐者有謀畫者又取能知敵情偽者取能知山川險易徑路迂直者取強弓過人能斬虜搴旗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破格舒鉤或負數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趫捷若飛能踰塹壘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各區別技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也

一令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

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悮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奸獨任成

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悞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
侯利用賀令圖者復悞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
一一與宰臣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悔目前獨斷
之明詳今後公共之理則事无不允當下无不盡
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勤之旨也
一令之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
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
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

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

下詳而察之

一今之禦戎無先用諜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

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

否幾國與匈奴為讐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

諜間諜若行則夷狄自亂夷狄自亂則邊鄙自寧

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

史其事可知以募能往絶域鬬亂蕃部使交相侵

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其餘謹烽火明斥候亦可以依古法為警備趙充國傳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雖天道遠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緯者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

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粮草亦宜謹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税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

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户婦女有行科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諜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粮實為無備若是无三年之粮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一今國家富有天下精卒利兵計有百萬然无將帥

為陛下治兵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豈以家為竇嬰為將得所賜金千斤陳於廡下軍吏過者量取為用未諭陛下以今之將帥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所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肯不要乎將帥非材即无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祿為國之謀即不足奉身之謀即有餘何以副陛下

致太平之心何以致陛下成清靜之理然以臣所見凡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夷靜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徧訪直

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一已上條奏悉是國家已然之事所以勞陛下謀及卿士詢于芻蕘凡百臣寮悉陳所見然臣謂國家復有未然之事得不為陛下言之得不為陛下憂之今戎主一娩而已用黠虜為謀主頗有輕中國之志今春夏必漸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惟在前所籌數事而已若將狄人禦之而不去邊境備之而未寧加以匈奴間諜於西蕃漢家未斷其右

臂即秦隴千里之外瓜沙玉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歉相仍寇盜多起此時何以謀之此時何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災而能禦災今陛下聖德合天三邊無虞萬里晏然居安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豫防之此亦禦戎之遠意也

右臣備位掖垣忝司誥命祗奉睿旨俾陳方略昧於時事思慮不精然於狂愚庶或可采端拱二年正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太宗荅詔論邊事

王禹偁

臣伏以中國之病匈奴其來久矣故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五帝之所不免也又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三王之所為患也爰自秦漢降及隋唐擊伐通和布在方冊皆陛下之所詳覽矣臣今獨引漢之文帝時事跡以為警戒望陛下留意而覽之則天下幸甚蓋以漢之十二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强盛大有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耶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

邉烽罷警此豈繫乎歷數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强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于時也臣以為國家廣大不比漢朝陛下聖明豈減文帝犬戎之强盛未及單于時至如撓亂邊土觸犯天威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在陛下外任其人内修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内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謹列如左外任

其人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无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有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則犬戎不能南下矣二曰伺邏邊事罷用小臣用小臣則邊情有隱而不盡知也臣伏見往來邊上者多闒茸小臣雖有愛君之心而無愛君之實恐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聞陛下誠能用老成大僚往來

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无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犬戎中婦人任政荒淫不法陛下宜委邊上重募邊民諳練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蕃人好利而无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為國心腹陛下亦宜勅此二師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北保矣此實不用但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

以感激邊民頃歲陛下首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晉朝已來方入戎狄既四海一統理宜取之而邊民蚩蚩不知陛下之意皆以貪其土地致犬戎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之矣然後得蕃人一級者賜之帛得胡地一馬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內修其德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竊以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官寮屬漸廣秦併

六國郡縣益多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降及漢魏以至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筭清介者止餘俸料貪濁者又恣侵漁是以約人命官斯為中矣今百官之內三班之中若備論冗食且恐迂迴有煩聽覽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已來聖朝命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主簿領之未嘗鈌一事三年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寮併省羣吏賢者得以陳力不肖得以歸耕誠

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二曰重選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力崇儒術親至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上自文士下及腐儒大則十數年之間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之内便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賜之數動踰千萬不獨破十家之産抑亦起三軍之心臣亦其人因自言爾臣恐擐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陛下減儒官之賜均戰士之恩矣三曰信用大臣參決機務蓋以分閫外之事者在乎

將帥用堂上之兵者在乎相臣宜資帷幄之謀以決安危之策方今君臣親愛宰執賢明振古而來未之有比然而限以常禮隅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列萬衆臨軒中書有平章之文密院有機務之奏三司有出納之計歷階而進禮成而退爲定制也臣望陛下坐朝之暇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定而後行無容小臣間厠即係單于之頸斷匈奴之臂必有人矣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臣以爲聖人無名神人

無功跡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既喪功名始生五帝之時猶能不伐三代而下多有自矜討蠻夷則重困生靈得土地則空標史冊禍敗之本何莫由斯方今萬國駿奔四方康樂聖德被矣神功著矣唯玆北狄未服中原以臣思之恐是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于大寶怠于萬幾用廣聖謨以為警戒陛下誠宜作備邊之計示憂民之心不必輕用雄師深入虜境竭蒼生之衆力矜青史之虛名如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間可綏

而圖也五曰禁止游手厚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聚人者財也産財用者土地也闢土地者人民也民衆則土地闢土地闢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國家安矣方今雖務農桑尚多涼薄耕織者鮮矣衣食者衆矣加以飛芻輓粟之勞妨鑿井耕田之力若無條禁曷禦凶荒臣請陛下先問户部則輸稅之家可見矣又問吏部則食祿之人可知矣又問兵部則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又問祠部則僧道蠹人者可明矣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

揔其數而計之聚其人而校之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欲望民泰不亦難乎况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西而已此數十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力彊而邊民實也若輦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内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冦不獨在外而在乎内也惟陛下熟計之端拱二年正月上時為右拾遺

直史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馬衍宗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二

上太宗乞懷柔北狄　　李　至

臣今月十一日奉宣御札以北狄犯邊廣延羣議天慈

惻隱睿訓丁寧仰承屈已之仁俯媿素餐之責伏聽綸

旨戰汗交并臣謬以庸愚叨塵侍從國家之事首合上言但以章句之能記問之學徒欲循先賢之陳迹習迂儒之懦謀豈敢自衒於多士之朝輕瀆於至聖之鑒令
陛下戒臣以鉗口責臣以惜言既迫威嚴輙陳狂瞽臣竊惟北狄為患自古而然不足致怒唯在御之得其道爾若綏之以德則其用功也逸其經費也約其見效也速其保安也久而無衒燿彰灼之名但有安樂富壽之實若懾之以威則在良將勁兵奇謀詭道士冒鋒鏑霜露

民竭資財糧穀伏屍流血搴旗斬將然後振旅凱樂獻功清廟此誠天下之壯觀臣非不欲之也直以非被堅執鋭之士無運籌借筯之智欲之而不能致之也春秋傳云人有能有不能臣豈強以所不能而誣惑於天聽哉若其懷柔之術粗能言之請陳其一二昔者漢高祖既定天下唯匈奴為梗奉春君獻議請以魯元公主妻之望其執子壻外孫之禮高祖欣然納之臣以為奉春之策愚之甚者也彼單于冒頓親殺其父而奪其位肯

顧外祖哉以高祖聰明神武豈不知此謀之拙葢有以也是時民困已久皆望息肩高祖所以屈萬乘之尊捨骨肉之愛為百姓請命於匈奴爾百姓見高祖如此則仁義浸於骨髓感激盈於胷臆始肯奮不顧命以扞國天意見高祖如此始肯霈然垂佑以致和平遂以至愚之策而獲萬世之福此理出於杳冥微妙非尋常所能見也至于孝文能遵前訓亦不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大畀事匈奴所以海內富壽粟腐貫朽幾致刑措至于孝

武承累大之業任雄武之才奮兵而出收河南之地取渾邪之域摧兇殄寇功冠前古及其連兵不已國家疲獘戶口減半於是罷輪臺之役下哀痛之詔然後僅安則知威懾之與德綏利害不侔矣此乃前古之顯效也近者李繼遷以蕞爾之衆侵擾西邊為我疥癬之患陛下尚能憫西民之勞苦下惻隱之命赦繼遷之罪加保以恩化狂悖為忠順變殺戮為生成凡在含識莫不上感聖德此又目前之顯效也昔者仲尼垂持滿之誡曰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天道也夫四徳者陛下可謂兼之矣而有邊寇之患者天意將儆戒陛下欲遵仲尼之教守不世之烈以永八百年之基乎所以臣昧死上言願陛下上恭天意下徇民情霽雷霆之威霈雨露之澤追禹湯罪己之旨下漢武哀痛之詔開懐以待之玉帛以撫之文告以諭之明神以要之使彼服義懐仁則我無遺鏃之費保覆盂之安如使驕很不悛則我

之士民怒氣自倍則後日之戰必無前日之遷延也臣愚暗昏耄所見止此塵瀆天鑒伏俟刑書謹奉表以聞

端拱二年正月上

時為吏部侍郎

上真宗論禦戎畫一利害　孫何

一臣聞禦戎之道選將為難將求邊鄙之乂寧必假英雄而鎮撫居其位不可一日無其寵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權責成之效既多錫命之儀須重謹按史記漢高祖將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

韓信為大將軍部管諸將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跪而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諸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執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臣即授令有鼓旗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以之將軍就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門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也今國提封萬里臣妾

四夷唯此契丹獨迷聲教暴犯我疆理殺傷我士民以陛下英武天資睿謀神授可以斷匈奴之右臂焚老上之龍庭而無戰之師或聞挫衂久安之地亦被憑陵者良由將帥或非其人委任未能盡善監制之臣寮稍衆倚毗之恩禮猶輕所賴陛下親御六師按巡河朔盡逐虎狼之類方安黎庶之心臣伏見駐泊行營都部管即古之將軍大總管之任也授任赴鎮之際錫賜甚厚公使稍優之外

縱握十萬之師但受尺一之詔前所謂築壇告廟之禮皆闕而未建良可惜也又都部管副部管之任多是將領久經勞苦攀附鱗翼特沐寵光或決裂以無謀或遷延而玩寇所以動煩聖算鮮有成功謹按太公六韜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百人之將千人之將萬人之將百萬人之將則風彩名聲器度權變亦不可不察之察之亦不可不精也伏乞於中外文武臣寮中以將將之術采赫赫之

名取其文武相資智勇兼備者盛其禮重其權使
受命之初可以聳動人聽出疆之日可以震懾虜
庭先是監陣先鋒之類本用中官內使者減去其
半皆以偏將爲之庶其各稟指蹤無憂掣肘果用
此道則四塞可以高枕萬里如有長城矣設若探
刺邊情宣傳機事必藉使者以寧衆心則乞於親
信臣寮中選如有所聞亦乞閱其實事然後指揮
一臣聞契丹之爲患中國也久矣周曰玁狁漢曰匈

奴晉有五胡周有蠕蠕隋有突厥唐有吐蕃皆伺隙窺邊乘間犯塞蜂蠆有毒殺掠吏民豺狼無厭吞噬亭障前代憤其如此亦嘗按劒憑怒命將出征或十萬以横行或五千而深入而虎狼之衆部落繁滋不諭文告之言不以遯逃為恥蜂屯大漠烏散窮荒有利即來無得而去中國奪其地不足耕墾獲其人不足訓齊徒勞師而費財終有損而無益故宣王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蓋譬乎

蚊虻螫人驅之而已終不與外國角乎勝負遠夷
計其短長唯始皇孝武秣馬利兵長驅萬里雖南
牧暫息而中國蕭然故嚴尤以為漢得下策周得
中策秦無策焉與夫保境庇民訓兵練將來則勿
縱去即勿追固不可同年而語矣且契丹者邊鄙
小蕃雄長北方料其土地計其人民固不敵中原
之數郡多行不義公肆無厭惡既貫盈天當勦絶
但沿邊將吏等亦有設奇沽譽恃勇貪功遇彼射

飆便稱敵衆逢其餘馬即舉邊烽間隙一生干戈不已及逢大敵又怯先登或堅壁以自安或死戰而無益兵連禍結何莫由斯伏乞嚴誡邊防俾謹疆界運權謀而制勝嚴斥堠以防奸彼將動以必知此有謀而皆祕若虎狼之侵軼必在驅除如將帥之張皇亦宜禁戢昔羊祜之鎮襄漢李牧之守鴈門破敵却胡皆此術也惟陛下不以臣愚而用其言則邊民幸甚

一臣聞唐堯建國有此冀方廉頗帥師思用趙卒葢土風雄毅民性剛方靜足以控壓四方動可以驅除七狄故杜牧有言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當六雄之角立則大魏為優洎三鎮之横行則常山最盛豈不以慣聞金鼓狃習干戈不憚轉餉之勤不怨征戰之死國家恭行天討屢出王師雖睿筭所加舉無遺策靈旗所指告厥成功然推鋒陷堅之人斬將搴旗之士不居

員異必出邢洺與夫河南之人主客既已不同勇怯又甚遼絕伏見陛下去冬以來講求軍政詳究武經惻隱防虞形於詔旨憫疲民之轉粟蠲彼賦租念猛士以守方優其月給凡是廳直靜塞雲翼驍捷之類皆降宣旨昇為禁軍甚叶機宜頗聞效用但或聞沿邊屯駐駐泊兵士等尚多河南之人亦有江浙西川廣南等揀到軍伍臣恐土宜既異習俗不同緩急之間誤累邊事況寓縣之地至廣

鎮守之處亦多何必強其不能違其本性欲乞特降宣命應是河南及江南兩浙西川廣南軍人並不令邊上駐泊屯駐却支分於别處防遏一則使趙魏之士固彼疆埸一則使吳蜀之人彰其畏懦闗志既皆齊一軍聲亦皆雄豪臣愚以為斯事亦防秋備寇之大端惟陛下采而行之咸平二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真宗答詔論邊事　錢若水

臣官忝貳卿曾叨大用國家得失臣合先言但以仲夏

朝廷舉兵以來秋末犬戎鈔邊之後凡有機事臣莫得聞是以不敢上言恐成狂瞽今陛下躬擐甲冑蒙犯霜雪駐蹕大名已踰旬浹一日徧詢輿論明發德音大率不過即今禦戎之策將來安邊之術耳唯茲二事試為陛下言之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上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何蓋將帥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何蓋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戎敵俘掠生民上則孤陛下委注之恩下則挫陛下鋭

師之氣此葢傅潛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若陛下明申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各將萬人間以強弩令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犬戎聞我將師不用命退則有死豈不懼惻豈獨思遁耶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陛下威聲振四海矣臣嘗讀五代史見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犬戎遣大將楊衮領騎數萬隨崇

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知之翌日大陳宴會斬愛能徽等拔偏將十餘人令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犬戎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爾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耳以陛下睿聖神武豈愧於周世宗乎此所謂即今禦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術臣不敢廣引前事慮煩聖聰止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

內弑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然但得沿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管之號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戎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遣戎使先來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之故事察下臣之愚衷精擇名臣分理邊場罷部管之號使其不相統臨置巡檢之名俾其

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咸平二年十二月上時為工部侍郎集賢學士

上真宗荅詔論邊事　趙安仁

臣以為當今有急務者二經久有大要者五急務二者其一激勵戎臣舉賞罰之典何者自防秋以來有保一軍守一壘而有功者有握重兵居重地而無功者故未能屏黠寇之迹止猾夏之謀今若有功者被加等之賞益以強兵使居要害之地無效者奪主兵之柄賜之重

罰以懲逗撓之失則軍威自振邊塵自消故賞罰不可不舉也其二振救邊民行優卹之惠何者自犬戎入寇以來邊民有鬭敵之時沒於兵刃者遣使收瘞之有骨肉支離廬舍焚毀者本部撫卹之陛下光宅中興照臨四海以一方之騷動勞萬乘之撫巡今封疆之臣既行信賞邊鄙之俗又叶來蘇所宜歸奉宗祧以安遠近則神武不可不重也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當今兵卒素練而其數甚廣用之邊方立功至少誠由主將之無智

略也豈非有一夫之勇者不足以為萬人之敵乎昔郤縠為將敦詩閱禮杜預平吳馬上治春秋葢儒學之將則洞究存亡深知成敗求之今世亦代不乏賢太祖太宗親選天下士令布在中外不啻數千人其間有材武知兵法可以為將者固有之矣若選而用之則總戎訓旅安邊制敵不猶愈於一夫之勇者乎况其識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逆順之理與夫不知書者固亦異矣其二持兵勢京師天下之根本也澶魏河朔之咽喉也鎮

定股肱之地也是知根本在乎深固咽喉在乎控制股肱在乎運用葢用兵衆寡貴得其宜若支大於體末重於本是以利器授人也其三求軍謀古者用軍必有成算諮謀籌畫以賛戎機比來用兵都無此選自今凡命將守邊仍取識孤虛成敗知寇戎情狀者為參謀入官階資優與選職況今武舉已議復行其軍謀宏遠武藝絶倫科望依唐室故事復開此選其四修軍政古之名將必得衆心師克在和戰則必勝投醪挾纊史冊具陳

若非畏愛兼行豈得士卒樂用故穀梁傳云善為師者不戰言敵人畏其法令也今之將帥請先以軍政能否黜陟之則人人自謹於法令矣其五愛民力國家邊備尚嚴經費猶廣今歲輦運固已重勞苟或未議蠲租與免緣科折變不須給復可息疲羸仍望特戒有司務令省事用全民力以備軍須陛下以上聖之資兼神武之略盪平邊寇止在朝夕臣之狂言姑以竭愚忠之一効烏足以資廟勝之成筭也

咸平二年十二月上時為右正言直集賢院

上真宗論備邊之要有五　　錢若水

臣今月十二日中使賫御劄子臣伏讀聖㫖忽承清問云以何方而禦備邊寇用何術而翦滅蕃戎盡陳決勝之謀以副克平之望仰畫利害客具奏聞者伏思前古致治愛民之君未有如陛下若此之用心也臣祗膺明詔俯度非才區區之心何以塞問臣嘗讀前史見先賢論匈奴者多矣在漢則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大宰不過陳征伐

與和親兩途耳且漢至今僅千年時事措置不同今日
其言雖存譬之膠柱臣所以不敢取之為法在唐室則
有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大率不過論戰守
而已度其事宜與今亦異臣又不敢引之為證洎乎石
晉有宰相桑維翰上禦戎之疏晉祖奇之臣觀其言止
請不背約耳先朝故相趙普陳匈奴之策太宗稱之臣
觀其言止請迴軍耳然以今日事勢比之皆無可取臣
試為陛下陳之請賜觀覽臣之幸甚天下幸甚臣聞唐

室三百餘祀北戎未嘗侵擾魏博者何也況當日戍兵甚少於今時今時富庶不及於當日何不同之甚也臣之愚見粗知其由葢當日幽薊於唐北門命帥屯兵扼其險阻所以胡馬不敢南牧自晉祖割地之後朝廷自定州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地皆須應敵是以設三關分重兵以鎮之其間少失隄防則戎人內侵所以晉末則直渡長河漢初則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擾中山世祖臨朝來窺上黨此皆見於史氏陛下之所明知也今

御札云用何術而翦滅蕃戎臣愚以為未得幽州城契丹不可滅今若有人為陛下陳翦戎之策者誠可斬也何以明之臣見後唐莊宗善用兵者也在河北時先令周德威攻取幽州及得其地知北方不足慮然後南向爭天下向使幽州未下安敢決渡河之計乎又聞前代翦戎之策不可恃兵強須皆逢釁隙單于爭立漢宣帝所以得志頡利縱慾唐太宗所以成功若恃兵強則漢高祖平城之圍是也臣不敢為陛下陳翦戎之略直以

令之急務陳備邊之要望陛下開懷而納之夫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夫今之所患在戰守不同心伏望陛下選沉厚有謀素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兼沿邊巡檢恣其名武勇之人為隨身部曲應其贍給不充則官為廩賜可也然後嚴亭障明斥堠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為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仍望苟無大過不與替移儻立微功就

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同心戎敵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夫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戎情伏望陛下遂州召邊民為招收軍給與衣粮蠲其租賦彼緣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事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夫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伏望陛下令沿邊土地各廣營田州郡長官兼其使領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旗鼓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如此則地無遺利兵有餘粮仍縱商人沿邊入粟儻鎮

戍有三年之備則匈奴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夫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在外輕兵在內也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伏望陛下精選將臣任以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恐未能削部管之名且望減行營之字遇舉動則暫巡邊徼當事平則却復舊藩豈獨不啟戎心況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一處此實機事言難盡陳望陛下細而詳之何謂明

賞罰夫今之所患患在戍卒驕惰臣自知府已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走廻軍卒人數甚多臣問其由皆言為思骨肉斯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伏望陛下特以此言示其將帥俾申嚴法令務誡此徒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沮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預修國書見太祖用郭進在西山每遣戍卒太祖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

卹陛下鑒前事之不忘即後世之元龜也臣今舉此五事皆是略陳大綱詔音如行細具條奏臣又聞匈奴用兵唯觀太白與月耳按天文志太白者將軍也辰星者廷尉也合則有戰臣以此推之北戎一二年間未敢深入陛下若用臣此言卒歲之內則邊鄙不聳矣邊鄙不聳則匈奴不名而自來也太宗臨御十七年間未嘗令疆埸生事故匈奴先遣使上書乞和此明驗也焉在其須舉兵翦除哉必望陛下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可

倒持鏌鎁授人以柄且自五代以來為將北征者大則䟦扈小則喪師此皆布在舊史陛下所明知也豈不謹之豈不誡之臣嘗見嚴尤論自古禦戎未得上策臣竊笑之臣以為王者守在四夷嘗以静勝此上策也臣逢千年之運受二聖之知恨未能隕身以報陛下陛下詢於芻蕘臣是以敢奉大對狂瞽之罪甘俟誅夷咸平三年上時知開封府

上真宗論陜西事宜　　張齊賢

臣竊見昨者清遠軍陷没以來青岡寨燒弃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覷城池刼脅熟户兵力傷沮難固壘垣况塞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讎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

士臣責得十三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他州及近處
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
材勇可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十
數萬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剏更能
外侵哉仍許蕃漢兵獲得馬畜貲財悉令自取明行曉
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心孰不見利爭進今靈州
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
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虵豕併力

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博囉齊為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敦諭彼必向風恐遷賊旦暮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茍朝廷信使得達博囉齊則尼瑪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已稟命沿邊兵勢自雄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封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閘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

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遷賊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憂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㸃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羌吏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虧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虧地之恥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吏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髙爵於匪人屋王臣於穹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恥

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為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為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示羈縻則

一懐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似失權宜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奸兇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沴思之痛心顧惟靈州還同穽獸外則虜寇戍之逼内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觀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敵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潜俟間隙伏望明諭邊將内備

外虞臣不任憂國思報之至咸平四年八月李繼遷遣牙將來貢馬然寇鈔邊部益甚上以邊臣玩寇朔方餉道愈難命齊賢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略使即日馳騎而往九月繼遷陷清遠十月齊賢使還上此奏時為兵部尚書

上真宗乞進兵解靈州之危　張齊賢

臣伏見遷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務且耕且種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覩此作為志實非小況靈州自遷賊為逆以來危困殊甚五鎮連陷奸

威益張道路阻難音耗追絶當城鎮堅全之日磧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棄者已衆矧清遠軍近遭攻青岡寨輒自陷焚燒兵勢人心傷沮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益多靈州斗絶一隅旁無援助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援少發兵則復虞邀劫多發兵則廣費資粮與其應援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勝

復全匪惟禽討之有方抑亦進退而獲利與其虛勞甲
卒枉殺齊民示弱稔奸萬萬相遠也果能更益精兵合
西邊見屯田卒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量分師
徒與原渭鎮戍合彼中與山西熟戸從東亦擇穩便處
入界若嚴約師期兩路齊進茍或繼遷敢來援助彼則
分兵而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
千里趍利不遁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自解矣
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水建立一

塞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裁候平寧却歸然後縱蕃漢之兵伺便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矣咸平四年十二月上時為朝議欲棄靈州上出手札訪於齊賢齊賢上此奏

上真宗論棄靈州為便　楊億

臣嘗讀舊史漢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發十策以難之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漢之賢相深明經術習

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侈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稱平津每朝會議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敢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築朔方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之地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屬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邈絕諸夏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

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扞蔽自胡鷂作梗邊邑屢驚羌夷為其脅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嬴粮之役必興徂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内郡皆無鬬心經涉畏途多有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賞以數倍之價復于積石孤壤别築清遠一城邊城繹

騷國帑匱乏之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爭心雖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巍然僅存河外五城繼闢陷没但堅壁清野坐食𩛆粮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繼遷横行沙漠傲擾邊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堠望而誰知縱或憑陵但繕全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敵校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

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送涉兹不毛之地此古之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駈民于死者今棄之即以歲省戍卒分守内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免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謂廢之則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地東不過江淮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里益廣而干

戈日尋府庫之資屢空生靈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虵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江河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虵供饋之費為蠹甚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太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信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珠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説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懷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内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按循及其稱兵作亂豈可勞民而往戍故具詔書議

者以棄珠崖為威令不行夫通乎時變則憂萬民萬民之飢餓危孰甚焉且宗廟之中凶年不備況夫避不嫌之辱哉臣以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言即幽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繹騷此迂濶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闗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阻隔自救

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謂其土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殖益以富彊況戎人但以攻剽為生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于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動致擾攘借寇兵而資盜粮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孺子亦知其可棄也

若或遴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弱以之襁負古稱歸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靈州遷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劫易為枝梧且國所惜者土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勇之族委餒虎之蹊府藏之實棄廬山之壑今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于絶域民期保其室家供饋不出于郊

圻恩澤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
戎不克陛下又憤茲黠寇志欲翦除臣以為不可黷武
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料賊遷盱雎邊塞之外倔
強沙漠之中脅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農之業無蠶織
之功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撓塞垣致
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駈迫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
令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運絶其覬望何所規圖平夏
之西鹽池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令禁甚嚴法

綱尤密無敢逾越漸致攜離皆用賊遷之術也臣竊見
太祖朝命姚内斌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
致命羌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
欲望于武臣之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設十數
人各布諸郡量其所將兵力多少除廪禄之外賜一大
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為僚佐咨以策略勇
力之士禀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儻賊
遷侵邊郡軍城擾内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

戰馬疋肥武士思奮即名發內屬討虜生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利于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遷賊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煢居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邊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刻漏臣以為此寇方黠其財猶豐驍健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祇得兩三驍將付之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

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耳咸平四年十二月上時靈州勢危詔羣臣議棄守之宜億上此奏明年三月繼遷大集諸司攻陷靈州億時為知制誥

上真宗議澶淵事宜　寇準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者

一臣伏覩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

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覔便掩殺兼令閒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蕃賊次第奏聞及報天雄軍一

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逺張得犄角之勢

一隨駕兵士衛扈寢居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車駕未起以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以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人騎令呼延賛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

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來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侯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

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引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蕃賊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

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己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惟恃嘯聚之衆必懷首

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景德元年閏九月上時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